



《寻梦环游记》 生命因记忆 而永恒

《寻梦环游记》是一部由迪士尼与皮克斯联合制作的动画电影。影片凭借华丽绚烂的画面呈现,以及对亲情、死亡、梦想等主题的温暖解读,获得了观众的极高评价。

电影中提到,死亡并非终点,遗忘才是,即一个人肉体的消亡不能代表真正死亡,而被生者遗忘才会导致亡者的彻底消散。围绕这个设定,影片设置了两个平行又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忙碌喧嚣的生者世界,一个幽静神秘的亡灵世界。

故事的主人公是墨西哥小男孩米格,他自幼热爱音乐,渴望成为音乐家,但其家族中却有着禁止音乐的严厉传统,米格陷入了亲情与梦想的艰难抉择之中。原来,米格的曾曾祖父曾为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抛弃妻女。在米格的曾曾祖母成为族长后,她果断地宣布家族成员不得再接触音乐,以此作为对曾曾祖父背叛的惩罚。

为了打破这个世代相传的禁忌,米格在亡灵节当天秘密潜入墓地的过程中,误入了亡灵世界。为了寻找到回家的路,米格寻求家族祖先的指引,却遇见了快要被家人遗忘而消散的曾曾祖父埃克托,二人同行一起解开了过去的真相。米格也在与埃克托的相处中,逐渐理解了梦想与家庭并非对立,真正值得珍视的是爱所延续的力量。

音乐是该影片的灵魂之一,不仅推动剧情,也是情感的核心纽带。主题曲《Remember Me》(请记住我)将思念、守护浓缩成简单动人的旋律,家人之间的情感在音乐符号中连接维系。影片中米格与埃克托合唱的《Un Poco Loco》(有一点疯狂)则展现了墨西哥音乐的奔放活力,这首歌也成为了爷孙俩建立友谊的桥梁。《The World Es Mi Familia》(世界其乐融融为一家)体现了墨西哥文化中对家庭的重视,这首歌所蕴含的感情让米格更加深刻认识到家庭的重要性。

电影情节有趣、温暖又催泪,以轻松的冒险故事为外壳,包裹着关于生命、记忆与家庭的独特见解。以死亡为引,告诉我们无需惧怕死亡,更应该关注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围绕追梦,核心在于描绘追梦旅程中家庭与亲情的重要性。

融媒记者 王筠铮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挣脱樊笼 奔赴属于自己的 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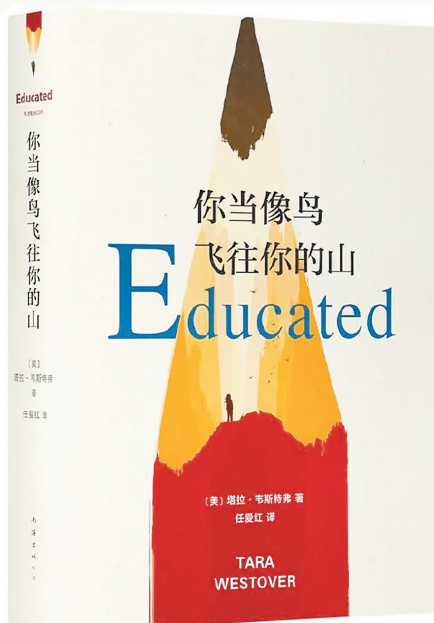
塔拉·韦斯特弗的自传体小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是一部以自我觉醒为骨架、以教育救赎人生为血肉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小说讲述塔拉如何在逃离与救赎、教育与成长、家庭与自我的斗争中找到自己的声音。这不仅是一个动人的故事,更是一次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探讨。

塔拉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山区。她父亲吉恩是偏执的摩门教徒,深受宗教极端思想影响,坚决抵制政府与现代教育。他坚持让孩子们在家工作、承担危险劳动,同时以宗教之名塑造了一个紧闭的意识世界。塔拉的母亲在吉恩的强权之下,从有独立思想的女性,逐渐沦为顺从附庸。哥哥肖恩时常对她施以暴力,在她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在这样一个与文明社会几乎隔离的家庭环境里,塔拉的童年被废铜烂铁与危险劳作充斥,没有校园,没有教育,只有父亲的极端教义、哥哥肖恩的暴力殴打。

而哥哥泰勒则是照进塔拉黑暗生命里的第一缕曙光。泰勒即使面对父亲的施压,也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坚持学习,最终成为家里第一个走出大山去上大学的孩子。泰勒的亲身经历和他的日常鼓励在塔拉心中种下好奇与向往的种子,驱使她踏上自学之路,最终考入杨百翰大学。

上大学后,塔拉凭借惊人毅力,在学业上取得出色的成绩,一步步从自卑走向自信。可父亲灌输给塔拉的畸形的观念和习惯并没有随着她接受良好的教育而烟消云散,而是像鬼魂一样萦绕在她生活的各个角落。每一次认知的跃进,带来自我的进一步觉醒,都让塔拉与原生家庭的鸿沟愈发深邃。可最亲的家人却视塔拉为背叛者,父亲的斥责、母亲的冷漠、肖恩的威胁,如利刃一次次刺痛她,使她不仅无法正常继续学业,还陷入了精神世界的自我奴役。可即便如此,她从未放弃对自我的追寻,在导师、哥哥泰勒的支持下,逐渐学会接纳过去的自己,正视家庭伤痛,完成了从身体到灵魂的救赎。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本书不只在讲述一个女孩如何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更是在提醒人们:教育的本质并不是知识的积累,而是让人们获得思考的能力、质疑的勇气,以及重新定义自己的自由。塔拉的飞翔不是离开家乡的飞翔,而是离开恐惧、无知与禁锢的飞翔。当她最终站在广阔世界中回望那座山时,那并不是背叛,而是一种重生。



融媒记者 郑旭华



《幸福的旁边》 青春生猛 热烈生长

1999年,中国摇滚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期。崔健的深刻呐喊已成时代烙印,魔岩三杰的狂飙突进渐归平静,主流市场被港台流行情歌占据,而地下摇滚圈仍在粗砺中探索。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支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少年乐队——花儿乐队,带着首张专辑《幸福的旁边》横空出世,用最直白的热血与莽撞,在摇滚的严肃与流行的甜腻之间,劈开了一条属于青春的通道。

花儿乐队的诞生本身就带着叛逆的基因。彼时,主唱大张伟年仅14岁就与鼓手王文博、贝斯手郭阳组成乐队,他们不刻意模仿西方朋克的叛逆姿态,也不强行追求深刻的歌词内涵,而是将朋克的节奏力量与少年的纯粹情感相结合,创造出极具辨识度的音乐风格。

《幸福的旁边》整张专辑都透着一股生猛的劲头。开场曲《轰隆隆》以急促的鼓点和失真吉他炸开序幕,轰隆隆的雷雨声,在我的窗前,简单的歌词配上极具冲击力的编曲,把少年面对未知世界的兴奋与躁动表现得淋漓尽致。同名主打歌《幸福的旁边》则用轻快的朋克节奏,唱出幸福在哪里,幸福在幸福的旁边,的哲思。《花》以清新的旋律唱出对生命的热爱,简单的愿望里藏着蓬勃的生命力;《结果》则用略显叛逆的歌词,表达了对刻板规则的反抗。这些歌曲的编曲都充满巧思,既有着朋克音乐的简洁有力,又融入了流行音乐的旋律感,让专辑兼具了可听性与传播度。

专辑中最具代表性的《静止》堪称少年心事的绝佳写照。寂寞围绕着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大张伟用直白到近乎口语的歌词,勾勒出青春期的孤独与迷茫,而副歌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又透出超越年龄的洞察。这首歌的编曲简洁却充满张力,既保留了朋克的躁动,又多了几分流行的悦耳,也让这首歌被杨乃文、苏打绿等歌手相继翻唱,成为跨时代的经典,留在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中。

花儿乐队的出现,不仅为当时的音乐市场注入了新鲜血液,更影响了一代年轻人对摇滚的认知。他们证明了摇滚不一定是沉重的、批判的,也可以是轻快的、治愈的,不一定是小众的、晦涩的,也可以是大众的、直白的。《幸福的旁边》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每个普通人的青春岁月,那些迷茫、躁动、热爱与向往,都在旋律中得到了释放与共鸣。



融媒记者 俞舒梦